

黄金与美元 危机

——自由兑换的未来

〔美〕罗伯特·特里芬 著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The Future of Convertibility

商务印书馆

黄金与美元危机

——自由兑换的未来

〔美〕罗伯特·特里芬 著

陈尚霖 雷 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与美元危机/(美)特里芬著;陈尚霖,雷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著者原题:罗伯特·特里芬

ISBN 7-100-01995-8

I.黄… II.①特… ②陈… ③雷… III.国际货币制度-研究 IV.F8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256 号

HUÁNGJīN Yǔ MěiYUÁN WēIJī

黄金与美元危机

——自由兑换的未来

[美] 罗伯特·特里芬 著

陈尚霖 雷 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95-8/F·231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5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6 1/4

定价:9.50 元

Robert Triffin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The Future of Convertibility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1 年修订版出版

译者前言

经济学家的勇气在于不怕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会使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快而成为陈词滥调。经济学家的未来在于不幸言中了众人所不愿看到的经济发展的势态。30多年过去了,《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的预测言中了什么?书中勾画的方案实施了多少?国际货币体系以何种制度为最佳方案?人们仍在关心着、议论着、思考着。

—

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专家,他曾与美国联邦储备局管理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合作管理局、经济顾问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及联合国等机构有密切联系。本书是特里芬的代表作。书中所阐述的有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设想被称作“特里芬计划”,在美国政界、经济学界及西方新闻媒介引起反响。1961年,“特里芬计划”的主要内容被收入肯尼迪总统的“黄金和国际收支咨文”;稍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也着手研究“特里芬计划”的实用性;1972年,当美元与黄金脱钩时,尼克松总统在周末电视演讲中,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特里芬书中的原话——“美国再不能自缚双手参与国际竞争了”。可见,特里芬所著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足以堪称为西方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里程碑。除此之外,特里芬所著的《巴拉圭货币与银行业改革》(1946年),《欧洲与货币泥沼》

(1957 年)等著作,在西方也有很大影响。

二

黄金危机应该说是 1929—1931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已经发生;而真正意义上的美元危机,即指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发生在本世纪 70 年代初期。特里芬在书中着重分析的是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之所在。

1929—1931 年大危机后,以“英镑—黄金”为基础的金本位制崩溃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英等国便着手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其目的在于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促使各国放弃贸易的数量管制及对资本流动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之首,西欧诸国希望从美国得到大量的美元援助,因此,在 1944 年前后,通过了以美国财政部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提出的“联合国外汇稳定基金”方案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这一《协定》的通过,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出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其出现的最初的 10 余年中运行状况良好,50 年代的国际金融,基本上按基金组织的轨道运转,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在工业国家中,除法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出现汇率波动或货币贬值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基金组织遵循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宗旨,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1948—1949 年,1953—1954 年和 1957—1958 年的几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领域内,都比较平稳地渡过了。

然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建立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这一体系从一开始就把黄金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各国中央银行对黄金和美元的储备水平直接关系到各国政府对国际收支的调节能力,然而,黄金和美元的供给情况如何呢?

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货币用黄金的数量已不可能给各国提供足够的国际支付能力,这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融实践中已被反复证明,各国在储备黄金的同时必然要以储备一定量的外汇以作为储备资产,这种被视作与黄金具有同等作用的外汇,在1929—1931年之前,主要由英镑来承担,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却已改由美元来承担。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用国际货币体系中核心国的货币来作为国际储备手段的这一缺陷,尽管今天看来已成为国际金融的基本常识,但特里芬却是早在50年代末就作了详细独到的分析,而那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中只是出现了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恶化现象,离其崩溃尚有10余年的时间。

三

对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担忧,在1958年后是美国及国际金融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特里芬的分析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尽管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58年前后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是作者并没有把问题的实质归咎于固定汇率制度,因而,也不把回复“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作为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作者认为,在战后的环境中,各国货币大都已是信用货币,因而浮动汇率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若回复到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必然出现各国竞相贬值本币的现象,汇率的剧烈波动,会阻碍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这种现象与1913年前后,以英镑为

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时的现象完全一样的。因此，作者在第一篇中严肃地告诫“不记住过去的人必定会重复过去”。

第二，拿战前与战后相比，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战前可以用国内成本与就业调整的手段来进行调整，而战后则不同，各国在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之后，很难用牺牲国内经济目标的手段来实现外部平衡，因而，就一国而言，可能采用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就只能是贸易和资本的数量限制，这对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特里芬在这里的分析，实际上已涉及到了经济学领域中的两个理论问题：其一是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与外部经济目标之间的协调；其二是开放经济中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而在西方，这两个问题是在 1985 年前后才被逐步重视起来。为此，西方学者也把特里芬视为是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先驱。

从上述内容来看，特里芬的分析具有很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他是在国家干预业已存在的前提下，分析向“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回复的困难；同时，也在国家干预存在的基础上来探讨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端的方法。

四

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措施方面，特里芬首先针对的是以一国货币为（与黄金并列的）国际储备资产的弊端，提出了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或国际化）的方案，这一方案虽得益于凯恩斯计划中关于“班考”的设想，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操作细则上，特里芬却较凯恩斯作了更详细的探讨，这无疑对国际货币体系后来所创立的“特别提款权”，在理论上作了事前的论证。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特里芬在第二篇中最具特色的分析是关于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摊额交纳”制转化为各国国际储备资

产的存款制,特里芬认为,这种转化可以将握有外汇存款的获利机制与握有黄金的稳定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30多年过去了,特里芬的这一美好设想并没有变为现实,其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特里芬的设想,实际上是要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债券或纸币在各个国家的疆界内来代替商品货币*的事,……延伸到国际领域,”^①但是,不同货币的存在,标志的是不同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而各国经济往来所产生的国际收支差异是各国间经济利益的反映,要让凌驾于各主权国政府之上的世界中央银行来协调各国的经济利益关系,不仅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0余年中难以实现,就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特里芬总想把经济学的逻辑直接用以世界经济大厦的建设,殊不知,在国际经济事物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和难以把握的。

如果民族国家主权一时难以放弃,那么对基金组织贷款的权限控制就成了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如果对这个权限控制不严,滥用这种权限,便会出现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为此,特里芬提出了以“多数投票制”的办法来限制基金组织贷款权限,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对基金组织贷款数额比例的协商同样是极其复杂,国际事务中的“议事成本”的提高会阻碍“多数投票制”的正常运行。

尽管特里芬的方案,在上述内容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的设想,但就其经济学逻辑来看是严密的,因此,尽管他的方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并未完成付诸实施。然而,他分析中的许多合理成分,在区域货币组织的演化中却被逐步地采纳了。

* 即黄金。——译者

① 见本书第91页。

前 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再现了 1959 年 3 月和 6 月底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季度评论》上所发表的两篇论文的思想,其内容只稍作了些修改。

本书的第一部分“诊断”(即两篇论文中的第一篇)用尽可能明了的词句来解释 19 世纪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凡成就,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想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生的莽撞企图遭到的灾难性的崩溃。本篇执意地挖掘出的这些所谓陈腐的教训也许很适合于我们当今的情况,而开始于 1958 年圣诞周末的“重建过去”的尝试,就像 30 年前的类似尝试一样,不祥之兆已经出现。

第二部分“处方”(即两篇论文中的第二篇)更为大胆地勾画出了激进的机构改革的基本点,即改革那些在 19 世纪的经济、政治环境中应付自如的国际货币机构,使之能适应于现实要求和环境,以阻止险情的出现。然而今天这些机构的复活与生存所要求的,远不止是将一具僵尸从 50 年前的墓穴中挖掘并打扫一番而已。

勿庸讳言,这些都是令人生畏的专业课题。若用简单、常识的词句来论述它们,作者必然会被划归专门发表奇谈怪论的怪癖者行列,他的观点难免要受到处事严谨者的诧异和蔑视。因此,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与该领域的专家们,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在行的话与他们进行思想交锋,考虑他们的观点并预想到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这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会增加巨大的阅读难度,然而,他也会对这些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实际上正是这样的读者最终会通过他所选举的国会和政府中的代表来

决定解决问题的办法。出于这一原因，我特别荣幸接受了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的邀请，在去年10月28日将我的观点呈献给他们，谈了当前的紧要问题以及他们所关心的美国的经济地位和政策。

我在委员会的发言内容已逐字逐句地再现于本书的绪论中。普通的人也有可能从中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想知道的一切以及我为此而提出的解决途径。^①

我非常清楚，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会使一些观点很快成为陈词滥调，将这样的观点写成著作——此书付印出版将花费数月时间——是会有风险的。^② 当此书送抵读者手中时，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可能会呈现出与书中所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状态。例如，引起众多人士忧虑的1958年的清偿危机去年在西欧已暂时有所缓解，但其代价却是美国储备的大量减少和多数不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① 相反，那些想了解历史背景与理论分析的读者可参阅我的《欧洲与货币泥沼》（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尤其是第一章（国际通货计划的失败），第三章（世界美元储存），第六章（可兑现性现时办法），第七章（通向可行的可兑性），和第八章（前景与结论：今后的任务）。

② 请允许我在这条注中宣告在前几次同类研究中的侥幸。

我在1917, 1918和1949年徒劳地想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纳的将欧洲双边支付协定多边化的建议，终于被欧洲合作总署所接受并发展为1950年的欧洲支付联盟（EPU）协定。EPU在解决欧洲的贸易与支付，在为自由兑换的逐步恢复开辟道路两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已经最终平息了当时提出来的强烈的反对意见，反对者包括我在学院里的大多数同事，以及在华盛顿的许多高级官员及专家，他们全都反对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高成本、软通货的区域，让它摆脱世界范围的竞争将自己掩蔽起来”。

1953—1954年冬，国会经济顾问委员会要求我组织一个由各机构派员参加的委员会，旨在就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提出具体建议，借以缓解美国的衰退对美元世界地位的可能影响。我们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轻度的衰退对于外国持有和积累黄金和美元的趋势，只是使之减缓而不会令其逆转，这在当时受到大多数长期浸淫于美元短缺论之中的专家们的讽刺。然后很快就被事实情况所肯定了。

最后，我于三年多以前在《欧洲与货币泥沼》中对即将来临的“美元充斥症”表示了忧虑，但遭到了大多数评论该书的人的嘲弄。这本付梓时生不逢辰的书，正好与海外重新发生的与苏伊士危机有关联的美元困难相冲突。现在，我的忧虑不幸而言中，而这种情况已成为国内外普遍而且严重关注的事情。

然而,我坚信书中的基本命题对决策者来说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黄金产量的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清偿手段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杂乱地将各自持有的(别的)国家通货作为储备积累的补充形式,随着时间流逝,将会越来越危险地削弱用于此目的的中心货币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是建立在这种中心货币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上层建筑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书中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是否能及时达成协议以避免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只有历史才能作出回答。

1959 年万圣节

纽黑文

R. T.

第二版 序言

本书第一版于 1960 年美元危机的前夕问世,极为及时;与《欧洲与货币泥沼》问世时正当苏伊士危机的中心阶段不及时相比,恰成对照。

除去对表 14 中的一些估计值作了些小的修订和纠正了三处不重要的印刷错误外,对第一版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未作任何更动。

不过,对第一版的“后记:官方和其他各界的最初反应”却压缩掉很多,以便腾出篇幅扼要地介绍第一版面世迄今发生的事件。所以连篇名也改为:“未结束故事的新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为卡罗尔·兰斯利夫人迅速而完美地打出我的手稿,为切斯特·克尔、玛丽安·阿什夫人和耶鲁出版社的促进和鼓励,为他们最胜任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1961 年总统就职日

纽黑文

R. T.

代 序

在第 87 届国会经济联合 委员会上的发言

（华盛顿，1959 年 10 月 28 日）

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和政策

I

1. 首先我想致歉的是对贵委员会所探讨的主要的和根本性的政策问题我只能作一个有限的说明，让我作准备的时间很短，而且我的专长——如果有的话——是在国际货币政策方面，而不是此次征询所着眼的国内经济政策。

然而，令人担心的是，近 10 年来的发展恐怕已使这些问题难分难解地相互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忽视国内政策对我们国际地位的影响，反之亦然。我们肯定已经尝够了著名的被认为是永久性的无法解决的美元荒的味道。这种美元荒 10 年来一直支配着我国和其它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我祈求，我的那些清醒的同行们将来不会再提出一个与此相反，但荒谬程度相当的持久且棘手的美元充斥理论。在我向诸位展示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和不祥的危险信号之前，我想声明，我从来也不相信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是永久性的或者被说成是难以对付的。我们的经济实力及其恢复功能毫无疑问的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2. 在我的书面报告中，我简略且不充分地提到过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的警报性的退化现象，以及由此退化所产生的疑虑：是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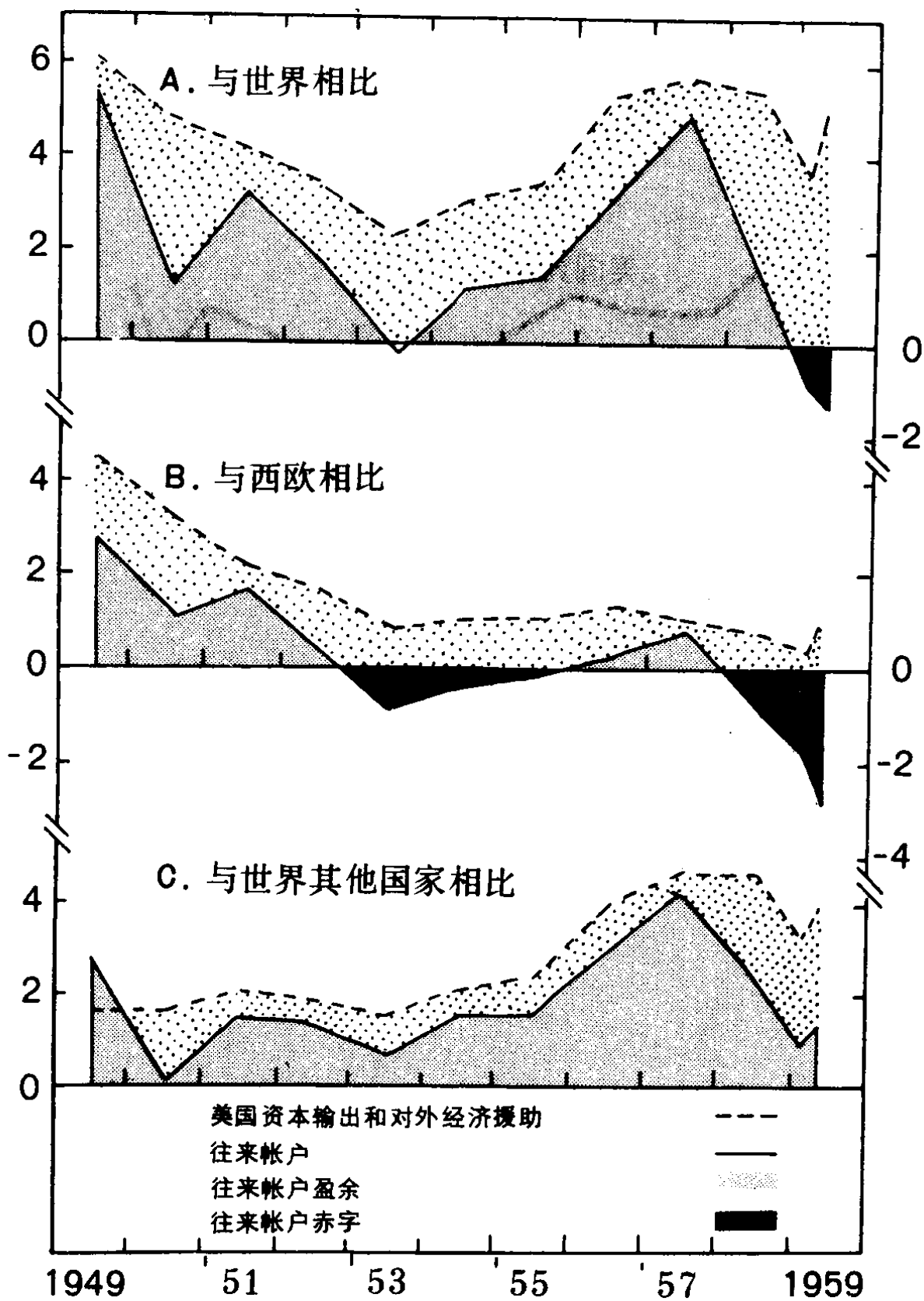


图1 1949年—1959年美国的国际收支
(单位:1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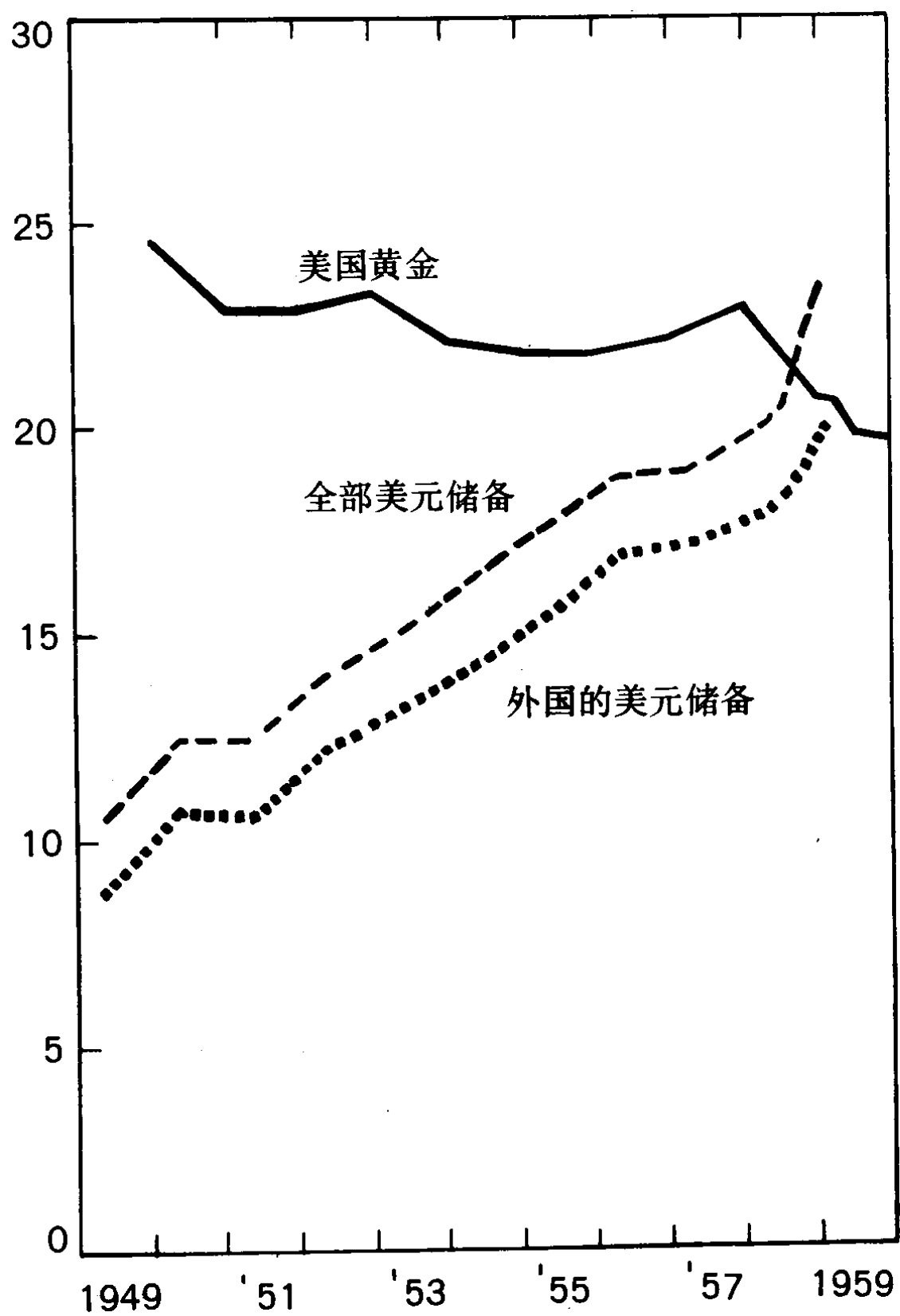


图2 1949—1959年美国黄金储备及外国美元储备
(单位:10亿美元)